

古文辭類纂

冊四

奏議類上編四

古文辭類纂十四

路長君上德緩刑書○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卽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

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厚恩。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勸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

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
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
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
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
則鍛練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
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
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嬖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
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
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
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
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
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
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
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

珍傲宋版
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張子高論霍氏封事。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朧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祲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閒者輔臣顓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

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惟陛下省察。

魏弱翁諫擊匈奴書。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

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迺天道也。閒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迺欲發兵報讎。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迺可。

趙翁孫陳兵利害書。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政。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

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

趙翁孫屯田奏三首。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

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千五百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閒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陁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

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晷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

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
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
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
疾疫瘰癧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
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
執。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開小开。使生它變之憂。十。
也。治湟陬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
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旣省。繇役豫息。以戒不。
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
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
擇。

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
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
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

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朞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鬪具。燔火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豈能

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

蕭長倩入粟贖罪議。

民函陰陽之氣。有好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臧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

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旣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旣成之化。臣竊痛之。

賈君房罷珠厓對。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閒。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强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揅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

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